

劉秀

何以重用讖緯之學

馬雲龍

前言：

曾有哲學家批評西漢經學較少哲學。完全以心性論衡量之。指中國漢代哲學混亂至極，為一哲學墮落時代。其實中國哲學並非以心性論定其標準。心性問題只是宋明儒所闡釋與肯定者。（見龔鵬著〈漢代思潮〉九頁）。哲學家在研究哲學問題時，應注意時空背景問題；如以偏概全為後學留下知解錯誤，其影響學問思想關係至大。斷語論定不可不慎。就筆者所知，漢之經學即哲學可分為三個系統：一是今文經學。二是古文經學。三是讖緯之學。本文

旨在說明東漢皇帝劉秀何以重視並應用讖緯之學。故僅以「讖緯之學」為論述範圍，不另涉及其它問題。

「讖緯之學」可以說是讖緯神學，也可以說是中國之宗教哲學，因其根源於「易經」。所以今文經學家說經，多用讖緯之書的內容；



而古文經學說經，則不用讖緯之書及陰陽家之言，只用「秘閣藏書」在竹簡木簡上的儒家經典。但是「讖緯之學」是經學與陰陽五行思想的變形及旁出。如陰陽家鄒衍曾為儒生，後改研陰陽五行之術而顯於西漢。故「讖緯之學」是學術（神學）思想的另一脈絡系統；是可以與漢之今文經學、古文經學，並列為三的。未能並立而三，故西方國家學術有神學一門，則中國只有道教、佛教（外來）卻沒有「宗教哲學」單獨一個學術或哲學系統。人民的思想信仰問題無以有效疏導。因而產生了不少信仰上的雜亂蒙昧意境。劉秀重視並應用「讖緯之學」，是根據文化傳統及適應需要而來。原因如次：

一、承繼傳統以自立：

「讖緯之學」為經學哲學的另一學術系統：有悠久深遠的文化歷史傳統。哲學家馮友蘭認為：八卦（易經）本可自一宇宙間架。西漢經學家，陰陽家之解釋儒家經典稱「易」本

為「筮」用，其開始即為術之一種。此種解釋顯然指出「讖緯之學」思維之系統性及應用之價值。西漢中葉有緯書出，緯者係對經而寫，緯之外又有讖書。（隋書·經籍志）言：說者又云：孔子既敘六經，以及天人之道，知後世不能藉同其意，故別立緯及讖，以遺後世。其書出於前漢，有《河圖》九篇《漢書》六篇。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。又另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於孔子，九賢之所增演，以廣其志。又有七經緯三十六並云孔子所作。合為八十一篇。然其文辭淺俗，顛倒舛謬，不類聖賢人之者。相傳疑為世人所造作，後或者不加點圈，非其實錄。（見中國哲學史下冊三十九頁馮友蘭著）但根據《易經》及《陰陽之術》之不斷演繹，隨有後世之《讖緯之學》，此一脈絡可以概見。

一般多把讖緯之書合稱之，其實兩者並非一個思想脈絡系統，《四庫全書總目錄提要》便稱（儒者多稱讖緯，其實讖自緯，緯

劉秀何以重用讖緯之學

自讖，自非一類也。讖者，詭為隱語，預告吉凶；〈史記·秦本紀·自序〉稱盧生奏錄圖書語是始也。緯者，經之支流，衍及旁義。〈史記·自序〉引〈易〉；「夫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」；〈漢書，蓋寬饒傳引〈易〉「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」；注者均以爲「易」緯之文是也，蓋秦漢以來，去聖毋遠，儒者推闡論說，各自成書，與經原不相比附。如伏生〈尚書大傳〉，董仲舒〈春秋陰陽〉都是緯書。後附會神說，隨與讖合爲一。可見讖並非始自東漢，而是秦始皇即開始有了，並有「奏錄圖書之語」。西漢如此，新莽如此，東漢劉秀政權旨在興漢，豈能不遵傳讖緯之書而廢然不用？

傳統是舊力量的基礎，新力量的源起，含有皇權之意，在政權興起的統治上，焉能採可用之力量而不用，只有白痴盲如此。劉秀曾爲王莽新朝時之內閣大學士，這一點歷史文化智慧總會有的，不然劉秀所研學者爲何事？故劉秀誘引大眾民以爲用，企圖滅莽興漢是頗有深

厚憑藉的。〈讖緯之學〉內容，是以〈易經〉爲根基，以陰陽之術爲方法，〈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〉。實爲上接經學哲學，下接民俗信仰或迷信而爲有脈絡系統之中國宗教神學。

二、重視信仰以應用：

宗教信仰爲學說或傳統之說，能夠加以有計劃的開創應用，始可產生及發揮力量。「讖緯之學」可謂民間宗教信仰之學。它由〈易〉之筮卜，秦之奏折，漢之研經、陰陽家之說而來。漢之五經博士說經，無不雜引讖緯之書。在上層即知識階級止於研究論說，民間基層卻引爲宗教信仰，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，影響了生活態度。哲學家賀麟在所著〈文化與人生〉一書中指出：信仰的性質是信仰與迷信有別，信仰乃基於知識，迷信則由於愚昧。前者爲已開化的受過科學教育的人，迷信者則否。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人才有信仰或迷信。迷信爲起始而後才可言及宗教。迷信與信仰都不失爲理性動物。理性是可以解、可以產生力量完成事

功的。

信仰是可以應用的。賀氏把信仰（迷信）分爲三：一是宗教或道德的信仰；二是傳統的信仰；三是實用的信仰。劉秀應用：「讖緯之學」除含有賀氏所指之一、二兩項信仰外，主要是著重第三項之「實用信仰」。因爲力量是由實用時直接產生。所謂實用信仰：是生活的方便，行爲的必須，事業的成功，理想的實現而後且建立的信仰。這種信仰無宗教或道德信仰之恆久遠大，但有傳統信仰之歷史文化背景及社會力量。有此實用的信仰，在實際實用信仰時，則作戰奮不顧身，勇猛果敢殺敵。精力充沛，生活樂觀，則爲不致畏尾畏首，遇事猶豫不決，事業荒廢。故在生活、軍事、政治、社會上均需要實用性的信仰，以應用在實際事實的需要上，獲致成就。因爲信仰上的力量是其它力量所無與倫比的。劉秀重視並應用「讖緯之學」其主要原因在此。

三、克敵致勝以自強：

政治及軍事上有一個共同的謀略原則，就是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」。運用之妙必存乎於心。劉秀河北勝利歸來，都洛陽以登位，史稱東漢或後漢。但當時天下並未統一，隴西蜀川仍在採取與劉秀對抗及入侵之勢，唯隴西較不難平定，而川蜀公孫述卻非等閒之輩，不易征服。尤其公孫述善用讖緯之術，製造符命。散佈全蜀及城外，自稱爲漢之眞命天子。

劉秀征隴西隗囂後，移軍巴蜀。好友莊光對劉秀說，隗囂易征伏，公孫述卻較困難。其人能文能武，善以讖緯之術煽動民心。公孫述自稱承天運命合爲皇帝。宣傳攻勢達到洛陽，幾采動搖劉秀皇朝。公孫述並繼稱：「帝軒轅受命，公孫氏握」。「廢昌帝，立公孫」。證明自己作皇帝是天命。並再引進孝經之讖指出提神契中：「西太守乙卯金」證明自己是驅除劉秀之人。多處證明「公孫述氏興，代作皇帝」，公孫述僞造符命自稱皇帝傳到洛陽之後，劉秀大爲驚慌，自知王莽篡位得於「符瑞

劉秀何以重用讖緯之學

天命」。「讖緯之學」已深入民間，幾乎成爲宗教信仰之規條。戰場敵人用武力可以征服，活在民間人們心中之信仰或迷信武力是無法驅除的。何況劉秀登帝位也是用「赤伏符」昭信民眾。在天命理論上公孫述已經逐步完成了整個體系，而劉秀對此一宣傳攻勢其憂心日甚一日。劉秀苦思之餘，終於搜集到七經緯、河圖、洛書等各種讖緯之書來研索，企圖從理論上擊倒公孫述。

劉秀在深研「西狩獲麟」一書之後，下了一道策令，發出公孫述對讖緯之書所引之說，完全是斷章取義，荒謬至極。讖緯書中所稱「乙子卯金」是指高皇帝於乙未年受命」。「先廢昌帝，立子公孫」八字，是指前朝霍光廢掉昌邑王而立皇孫病己，即宣帝的故事。「帝軒轅受命，公孫氏握」這兩句是姓公孫的皇帝作了土德之君。根本指的是三代以前的事，與現在了無關係，自然和巴蜀之公孫述毫不相干了。劉秀爲深研讖緯之書，常常獨自

孤燈，澈夜不眠，當陰麗華提醒劉秀時，劉秀突然站起，不克昏倒在地，一連睡了數天。在病稍好後，不意在陰麗華床邊也發覺一卷「西狩獲麟」之書。相信陰皇后在幫劉秀對抗公孫述之讖緯宣傳上，發揮了相當大的攻勢作用。劉秀不斷在軍中講述經學，想必與讖緯之術有關。由官兵之信仰，產生了對敵作戰之力量，征服隗囂及打敗公孫述。平定天下。復興漢室，劉秀應用之「讖緯之學」實發揮了「實用信仰」上的莫大力量。

由上所述，可見漢之「讖緯之學」是一宗教之學，也可以說是中國之宗教哲學。後起之學者偏重「古今文經學」之研究，而視「讖緯之學」爲文化歷史之糟粕及荒誕之書，是不正確的判斷，此深爲中華民族文化精神豐富之內涵惜。劉秀重視宗教信仰並應用「讖緯之學」。目的在於實用，正常人民生活，安定社會秩序，清除動亂根源，使民眾衣食無慮，安居樂業，政權行政正常運作。劉秀實用宗教信

仰不是憑空捏造，斷章取義，而是根據傳統，掌握性質，認清對象，知己知彼，深謀遠慮，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有理」。因勢利導，以成實用之效果。

劉秀之所以重視並應用「讖緯之學」，乃是受事實上、情勢上、責任上與使命上之迫切需要所致。「需要就是真理」，因為其目的可以解惑排難除困去疑。問題解決促成進步，此非真理而何？「讖緯之學」與中國文化經學並不相悖離，且產生於中國經學與文化。苟能作深入研究，是可以用來建立「中國宗教神學或哲學」之系統而成一書的。成與不成關鍵在於為與不為。君不見「中央研究院」已正式成立一單位研究「神鬼怪異文化」嗎？「神鬼怪異文化」也是學術思想之一種呀！

在信仰層次上說，知識分子所信仰者為知識上的，民間信仰多為傳統性、傳說性的，有根源性與迷信色彩。如桓恆為儒生即知識分子，當劉秀面問讖緯之事時，桓恆答曰：「讖

緯是妖妄，素不研閱」。劉秀怒。桓恆「叩頭流血」始免一死。桓恆只知儒生即知識分子之知識上之信仰，卻罔知民間之迷信信仰。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上下之學術可以通乎？下學不能上達，學術何用？為學術而學術可以說並不是正確有意義價值之看法或作法。信仰與迷信有千絲萬縷之關係，誰能把信仰與迷信分得一清二楚呢？井然有序呢？爾為爾，我為我呢？法國社會學涂爾幹說：「有宗教信仰者不獨看見不信者，所看不到的新真理，還可以作一個較強悍的人。他覺得自己內部有強大的力量，能經得生存的試驗，可以戰勝種種困難。」又有社會家說：「決定人生和歷史的真理重要因子，就是信仰。」筆者認為這種「信仰」是「迷信與信仰」的合一。否則，如何包含全民全體呢？因此，劉秀之應用「讖緯之學」承繼傳統，維護宗教信仰，並實用信仰達到滅莽興漢者。其中「讖緯之學」之信仰力量之深入民間軍中，自然發揮了最大的作用。